

饰满荣誉的文学生涯

——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及其作品

王 德 华

饰满荣誉的文学生涯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一八八五年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市一个亦商亦农的布尔乔亚家庭。出世后二十个月，他便失去了父亲。从此，“一种温暖的家庭之爱把五个孩子聚集在母亲周围。一种强烈的虔诚之心指导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莫里亚克是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丰富的遗产保证了他生活的安逸舒适，使他在整个文学生涯中有着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一九〇六年，刚刚取得历史学士文凭，莫里亚克就来到巴黎，进入巴黎文献学院读书。可是进校不久，一九〇九年，他又退了出来，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从此，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便踏上了坎坷的文学之路。时年二十四岁。

在文学领域里，莫里亚克的开端可以说是灿烂辉煌的。他用以敲开文学大门的是一本名为《握手》的诗集，发表于一九〇九年。诗集发表后，受到巴莱斯^①在“巴黎回声报”上撰文赞扬。在他写给莫里亚克的一封信中说：“您的前途是平坦和光荣的。”来自这位被人誉为“青年王子”的赞扬对莫里亚克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然而，巴莱斯的预言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得以验证。这一年，莫里亚克继二本诗集和四本小说之后，又发表了《给麻疯人的吻》，第一部他不为之汗颜的著作。这部小说第一版印了一万八千册，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便销售一空。这是莫里

亚克在文学领域里的一次大突破，也是他真正获得荣誉的开始。安德烈·纪德因此去看望过他。一直不曾把他放在眼里的《新法兰西杂志》于当年发表了他的新作小说《火流》。

莫里亚克成熟了。他的作品里，深邃的心理分析与诗人的笔调混然一体，乳水交融，形成了自个儿的独特风格。从此以后，他的每部作品都受到热烈欢迎。读者的人数与日俱增。一顶顶桂冠接踵而至。一九二五年，他因发表了小说《爱的沙漠》而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一九三二年，他当选为文人社团的主席。一九三三年，他又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一九五二年，为了表彰莫里亚克“对人类灵魂透彻的分析和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强烈地反映出人类生活”，斯德哥尔摩评奖委员会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莫里亚克因此获得了最高的认可，攀上了文学荣誉的顶峰。

丰富多采的艺术创作

莫里亚克的艺术创作是丰富多彩、数目繁多的。法国出有许多种有关他的评论著作。这里只想从几个主要的方面简要地谈谈他的艺术创作。

(一)莫里亚克的小说

莫里亚克主要是以小说而著称于世。

人称莫里亚克的小说悲剧小说。小说中主角的命运跌宕起伏，令人回肠，且文章构思巧妙，叫人耳目一新。他的巧妙之处，在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在莫里亚克的小说中，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对人物感

情的描写更甚于对故事情节的描写。作品中感情的描写始终是饱满的，而故事情节的出现只是感情发展的偶然。小说中，莫里亚克抛弃那种线条式的结构，打乱编年史似的程序，独创了一种新的小说技巧，以适应内心的需要。在《黛莱丝·德克罗》中，他使用了电影艺术的“倒叙法”；在《命运》中他使用的则是同时叙述法。不论何种方法，无一不是与人物的思想动态息息相连。

也有称莫里亚克的小说为诗歌小说的。那是因为作者在描写方面，尤其在描写故乡——葡萄之乡的时候，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画家天赋，使作品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原故。

莫里亚克的小说涉及面广，变化繁多，使人钦佩。他写第一部小说《戴锁链的孩子》时，年仅二十八岁。写最后一部小说《昔日之青少年》时，已年近八旬了。临去逝之前，他还在起草《昔日之青少年》的续集。

《戴锁链的孩子》、《裙子遁牌》、《血与肉》、《优先权》是莫里亚克的初期作品。其间不无刀凿斧砍的痕迹，主要是太近似于自传。不管怎样，人们从中还是感到了一种个性与技巧发展的脉搏。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画面愈来愈精确。波尔多的布尔乔亚被表现得满足疮疤。如果把莫里亚克的小说予以分门别类的话，这四部便可算是第一组。

《给麻疯病人的吻》是莫里亚克成熟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人们称之为“悲剧小说”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莫里亚克将故事的真实性、思想观察的深刻性和诗人的气质揉合在一起，情景交融，引人入胜，从而找到了他自个儿的风格。人们一般把《给麻疯病人的吻》和《热尼特里克丝》、《命运》以及《爱的沙漠》看做是同一类作品。时间上，它们都是在战后不久问世；内容上，它们都以悲剧性的艺术强烈表现出了作者在心灵和意识上对资产阶级精神僵化的反抗。这便是他的第二组小说。

而《黑天使》、《失去了的》和《蝮蛇结》则是作者的一组天主教作品，即第三组小说。

按其自己的说法，是“三部仅有的可以无保留地称做天主教作品，完全建立在默启之上的作品。”这三部小说都是莫里亚克在最苦恼的时刻写成的。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标志着作者宗教危机的顶峰。这种危机在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随着一次几乎要他命的重病再次迸发。

《黛莱丝·德克罗》、《黛莱丝求医》、《黛莱丝住旅馆》、《黑夜的终止》是莫里亚克的又一组“救世”小说，也就是第四组小说。其中《黛莱丝求医》和《黛莱丝住旅馆》是两个短篇，相继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以后。它们与《黛莱丝·德克罗》（一九二七年）虽然发表时间相隔几年，但同属一类，其共同的主人公——黛莱丝是莫里亚克笔下最著名的女主角。这一组作品在以《给麻疯病人的吻》为端倪的莫里亚克的成熟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打开其所有作品之穹顶的钥匙。

另外，《弗隆特纳之秘》在莫里亚克的著作中所占的与众不同的位置值得一提。这是作者在生命攸关的时刻，即在喉部手术后写的一部小说。病中，作者说：“我的亲人对我是如此地关怀备至。如果我不得不让《蝮蛇结》作为我生前最后一部作品留给后世而死去，我将死不瞑目。我要通过写《弗隆特纳之秘》来向我的同族道欠。”这本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标志着莫里亚克又回到了青少年这一主题上来。此后他大部分作品中的主角都是青年人。如《海之路》、《法利赛女人》、《羔羊》以及《昔日之青少年》等。如果把这些作品算作是莫里亚克的第五组小说也未尝不可。

（二）莫里亚克的戏剧

在其全集的序言里，莫里亚克回顾了他是怎样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的。开始时，他对戏剧创作迟疑不决，畏畏缩缩。有一天，刚被任命为法兰西喜剧院理事的好友艾德瓦尔·布尔代，建议他为法兰西喜剧院写一出戏。莫里亚克表示无力想象出适于戏剧的情节，但头脑里到是有了人物的形象。布尔代就对他说道：“您已经有人物形象了吗？那就万

事大吉了。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行了，您的戏已经完成了。”经他这么一鼓励，一九三七年，小说家就开始写他的第一个剧本《阿丝莫代》。剧中极其成功地刻划了“库蒂尔”这一反派人物。一举成功。

莫里亚克笔下的“库蒂尔”与莫里哀笔下的“达尔杜夫”同属一族。在支配他人、淫荡无耻、利用宗教的手段达到个人的目的等方面如出一辙。但两者之间在下述三个方面则大相庭径。(1) 在社会关系上，达尔杜夫是个不明来历的乞丐，库蒂尔却是一个女佣人的儿子，在修道院养大，因在同学中影响恶劣而被赶出去；(2) 在性格上，达尔杜夫咄咄逼人，库蒂尔则是躲在阴暗的角落，偷偷地编织陷网。可以说，达尔杜夫属于外倾性，库蒂尔属于内倾性；(3) 在写作的动机上，莫里哀写达尔杜夫是为世俗的灵感所致，是讽刺那些伪装虔诚，心怀祸水的骗子，莫里亚克写库蒂尔则是出于一种宗教的灵感，旨在描写神师的指导被曲解而引起的恶果。

一九四五年，莫里亚克在第一部剧本成功的基础上又写了第二个剧本——《错爱的人们》。这是一出具有古典的朴素和真实的戏剧。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亦获得成功。莫里亚克曾宣称，他写戏剧的时候，其雄心之一就是“发掘理应属于戏剧风格的东西”，写戏“需要解决的问题，可简叙如下，人物讲的语言应是对话的语言，观众听起来应有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感觉。然而，在阅读时，应没有一句对话不给人以艺术的感受。”要把这些互相矛盾的特点结合到戏剧里面去，真可谓谈何容易！为达此目的，莫里亚克在实践中有意识地使用的方法之一便是曲言法。这种方法可以用极少的语言，表达尽可能多的含义，言简意赅。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五〇年，身为解入记者，莫里亚克在政治领域里树敌众多。再加上一九四五——一九五〇年是萨特和加缪统治文坛的时代，莫里亚克剧中的古典朴实与新的时髦格格不入，因而，他在一九三九——

一九四五年间所拥有的威望与观众大部丧失。这不能不说是他一九五〇年写的《魔鬼之通道》一剧惨遭败北和《地上的火焰》一剧反映冷淡的原因之一。

(三) 莫里亚克的诗歌

莫里亚克的诗作不大为人们所了解。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低估他的诗歌的重要性。

莫里亚克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名为《握手》的诗集，发表于一九〇九年。他这次初露锋芒到巴莱斯撰文赞扬。于是，头天晚上还是无名小卒的波尔多青年，一下子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巴莱斯评论他的诗是“聪明、敏感、极有教养的孩子的诗。诗中才华毕露，十分明显，带有强烈的快感的气氛。”凭着大评论家的直感，巴莱斯在一篇尚还幼稚笨拙的作品中，发现了未来的超人的才华。

可是，两年后发表的莫里亚克的第二本诗集《永别了，青春！》却一度使巴莱斯的预言落空。只是在沉默了十四年之后，莫里亚克才重新回到诗歌上来，于一九二五年发表了诗集《风暴》，标志着作者在诗歌领域里和在小说领域里一样，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期。此后又是十五年的沉默，这十五年是作者在小说领域里蜚声文坛的时代。《阿蒂之血》于一九四〇年才发表，莫里亚克自己承认他为这本诗集工作了十二年，不断地补充，使它完善。他说：“我原准备把它作为我真正的遗嘱留给后辈的。”这就足以说明作者对这本诗集寄予多么大的希望。

通览莫里亚克的著作，不论在小说，如《弗隆特纳克之秘》，或在小品文，如《基督教徒之苦与乐》中，人们不禁要为其中自传性的东西之多而感到惊奇。特别是在《昔日之青少年》中，读者一下就可看出主人翁便是作者自己的化身。

其实，莫里亚克是个优秀的回忆录作家。除了在作品中通过主人翁的描写来回忆自我以外，莫里亚克还写了许多的专门回忆录。如《生活之伊始》（一九三二年）、《波尔多或青少年时期》（一九二六年）、《三旬之人的日记》

(一九四八年)、《日记》(一九三四、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年共三本)、《占领期的日记》、《黑色的笔记本》(一九四三年)、《松开的钳口具》(一九四五年)、《拍纸簿》(一九五二——一九七〇年共发表四卷)、《政治回忆录》,以及写给当代人王的《戴高乐》。此外,还有《内心回忆录》(一九五九年)、《新内心回忆录》(一九六五年)等。

在上述作品中,《生活之伊始》和《波尔多或青少年时期》是道地的自传。书中回顾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这些自传提供了研究莫里亚克之所以成为莫里亚克的“钥匙”,告诉人们他是在怎样的一种既严格又激烈的虔诚气氛中长大成人的,以及他对母亲是如何敬爱,如何离不开她,离开时又是何等地忧虑。

《三旬之人的日记》与前不同,是作者的自白,文笔简练,刚劲有力。莫里亚克自称“这是赤子之心的心声”。《拍纸簿》则是作者二三十年间在《巴黎回声报》、《今时报》、《费加罗报》、《费加罗文学副刊》和《快报》上发表的“一种写给大众的私人日记”,其中时事政治、文学艺术、趣闻轶事无不涉及。

至于《内心回忆录》和《新内心回忆录》便是作者的晚年之作了。作者在书中回顾了毕生的足迹和精神上的各个不同发展时期,谈到了拉辛、帕斯卡尔^②、波德莱尔、纪德和现代文学,以及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感慨。关于后者,他说:“我对他们怀有一种怪诞的仇恨心理,就象我们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面孔时所产生的仇恨心理一样。”

(四)莫里亚克的文学评论

莫里亚克同时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的所有文学评论作品都汇集在全集第八卷里。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过去和当代作家如莫里斯·德·盖兰^③、波德莱尔、司汤达等评论文章。出有集子如《宗教心理小品文》(一九二〇年)、《让·拉辛的一生》(一九二八年)、《布莱兹·帕斯卡尔和他的姐姐雅克丽娜》(一九三一年)、《在普鲁斯特这一边》(一九四七年)、

《我的伟大人物》:帕斯卡尔、卢梭、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等。第二部分则是作者对自个儿的戏剧和小说创作的总体回顾,有如《论小说》(一九二八年)、《小说家和他的人物》(一九三一年)。

进行文学评论时,莫里亚克不仅只是对那些和自己同属一种流派的老师或同伴如拉辛、普鲁斯特^④等进行评论,对那些属于对立流派的作家如让·雅克·卢梭等也予以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一概而论地评论。

在莫里亚克的这些评论著作中,尤须一提的是他的《论小说》和《小说家与其作品中的人物》二篇。

《论小说》谈到当时小说领域里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十分推崇,反对摹仿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首尾相顾,行动都可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情绪中得到解释,所涉及的大多是抽象的型象:吝啬鬼、野心家、高利贷者。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则完全两样:逻辑不强,自相矛盾,有血有肉,有遗传,有污点,能善能恶,亦美亦丑。对于后者笔下的人物,莫里亚克说,“人们可以等待、害怕、希望,一切都是可能的”。从中可以看出莫里亚克更赞同陀斯妥耶夫斯基。

在《小说与其作品中的人物》中作者谈及小说中的人物的来源、成长、命运以及小说的意义。莫里亚克在该文中将作家比作把一切发亮的东西都衔进巢穴的飞鸟:凡偶然碰到的形象,听到的谈话,趣闻轶事都是艺术家的宝贝。从童年起,他们就为了未来的作品而将其储备起来。当然,一篇小说绝不是事情或形象的简单堆砌。小说中人物神秘般的生活是由小说家自己和其观察到的现实慢慢孕育起来的。关于这点,莫里亚克十分强调小说艺术的“惊人的变形和发挥能力”“这一基本要素”,他把这点比作一种放大镜,能把短暂的情感无限地加以放大。

在他全集第八卷的序言里,莫里亚克宣称:“在我的全集里没有任何一卷比这卷更能

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在谈论别的作家的同时，事实上，我是不断地在衡量我自己”。他说的不无道理。

（五）莫里亚克的宗教作品

莫里亚克幼年丧父，完全是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如同他的先师拉辛一样，莫里亚克自童年时起就深深地为冉森教派的严肃所感染。主母会对修士的教导，更加深了他的宗教熏陶。因此，在所有莫里亚克的著作中，宗教信仰无处不现。有些作品则完全是宗教性质的。

这些文章可分为三组：《基督教徒之苦与乐》（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一年）、《上帝与马蒙》（一九二九年）为第一组。《耶稣的一生》（一九三六年）、《科尔托纳的圣·玛格丽特》（一九四五年）为第二组。《濯足节》（一九三一年）、《绊脚石》（一九四八年）、《天主的诺言》（一九五四年）、《人之子》（一九五八年）、《我所信仰的》（一九六二年）为第三组。

第一组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作者在精神危机时的“忏悔”；第二组是宗教传记；第三组则是纯学理文章。因此莫里亚克有天主教作家之称。

别具一格的创作题材

莫里亚克的作品五彩缤纷、形态各异，但其题材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家庭。家庭是莫里亚克作品的一条主线。在莫里亚克的作品中，家庭是温柔的场所，也是恨与爱的宿地。《给麻疯病人的吻》、《热尼特里克丝》、《黛莱丝·德克罗》、《蝮蛇结》、《弗隆特纳之秘》、《阿丝莫代》、《错爱的人们》以及《地上的火焰》都是以家庭为题材的作品，标志着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步步努力。这些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不一样，有小说，有剧本，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或者说妇女与家庭的关系。

在莫里亚克的作品所反映的那个社会

里，妇女只是在家庭和家族中才使人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只有通过家庭，妇女才能显示出她们的权力与伟大。在这点上，家庭的金钱与产业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即使家境贫寒，她们在家中也仍然权势不减。莫里亚克曾以他的一个婶婶为例证明此说。她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全都独身守在母亲的周围，供给她吃喝穿戴。“这种悲惨的境况并不妨碍她在家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当然，莫里亚克笔下的家庭题材绝不仅仅限于妇女，它还涉及到物质财产、所有权、土地，在布尔乔亚的眼中，这些都是家族地位牢靠、后继无虑的象征。

其次就是外省。外省是莫里亚克作品的另一条主线。这位巴黎作家对自己的故乡一往情深。在他的小说、戏剧、诗歌以及《拍纸簿》里，莫里亚克都没忘记外省。这是因为外省是“一切冲突的发源地……吝啬、傲慢、恨和爱无时不在发生，无处不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外省不仅因此给莫里亚克提供了情节和人物，而且“外省还给我们提供了场景”。作者还讲到：“在乡下时，您以为时间白白地过去了。可是若干年后的夜晚，您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现活的森林，它的气息，它的窃窃私语；饰满夕阳余辉的天际之下，羊群与雾纱混然一体，斑尾林鸽飞翔而过。”难怪莫里亚克对外省是如此地眷恋了！

莫里亚克的另一类重大题材，便是青少年时期。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青年人》。他所有的诗作以及部分小说的题材都是关于青少年时期的。在那些并非以此为主题的小说或剧本，如《黑夜的终止》、《阿丝莫代》或《错爱的人们》中，青少年虽不占主导地位，其作用也是不无重要的。

家庭、外省和青少年时期便是莫里亚克作品的三大题材，当然还有别的，但主要的是这三类。这是就作品中的故事所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来讲的。可是，由于莫里亚克的作品中对人物感情的描写更甚于对故事情节的描写，所以在谈到莫里亚克作品的题材

时,就不得不谈谈作者是如何以人的感情为题材而进行创作的。

在《三旬之人的日记》中,莫里亚克曾讲过:“不要害怕描绘情欲,只要将其描绘成胜利者或战败者就行了。”事实上,莫里亚克在其作品中几乎将人类所有的情欲都描写到了。但无一不是孤立地被描写的。在形形色色的欲火面前,美德也燃起了自己的火焰。最后,总是以情欲的被制服而告终。这些情欲也可大体分为三类:权欲、肉欲和求知欲。

莫里亚克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有着强烈的驾驶自己生活和统治他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所谓的权欲。莫里亚克作品中的大部分青年人,如《弗隆特纳克之秘》中的伊维·弗隆特纳克、《昔日之青少年》中的阿兰·加雅克,梦想着要么艺术上出人头地,要么婚姻上攀龙附凤,从而使外界皆拜倒在自己的足下。成年人如《蝮蛇结》中的露意丝,《错爱的人们》中的维尔拉德等,他们盼望行使自己的权力,方法乃是靠金钱或土地。

权欲与肉欲有时是互相关连的。莫里亚克笔下那些被肉欲所折磨而做出种种咄咄怪事的主人公,不仅有妙龄青年,如《爱的沙漠》中的雷蒙·库雷奇,《火流》中的达尼埃尔·特拉西,而且有年迈的老妪,如《黑夜的终止》中的黛莱丝·德克罗,《阿丝莫代》中的巴尔塔丝。

至于求知欲,指的乃是莫里亚克描写的人们身上那种贪得无厌、骄傲自大、一边追寻上帝,一边却又不愿抛弃尘念的心理。

饮誉全球的一代巨匠

谈到莫里亚克的影响,笔者想先出示几个统计数字。莫里亚克发表的作品有:诗集五;小说(包括短篇集)二十五;剧本五;论文十七;文学评论二十;回忆录十四,还给他人著作作序七篇。一九七一年出版了莫里亚克全集共十二卷。莫里亚克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有二部,电视剧三部,灌唱片十部。有关莫里亚克的评论著作(包括一些书

中有些章节谈及者)二十七部,另外还有选编二部。在这些数字中,国外的译文概不包括在内。

通过这些数目,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有关莫里亚克影响的实在映象。如同这些数目本身一样,莫里亚克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给麻疯病人的吻》到《错爱的人们》,莫里亚克在法国文坛上占着统治地位。战后,劫后余生的青年一代,否定一切,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里绝望地寻求自由,在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归宿。加上萨特自一九三八年以来率先带领着存在主义对莫里亚克进行猛烈的抨击,莫里亚克的读者曾一度减少,威望下降,他的艺术和思想失去了吸引力。

但是,诺贝尔奖金以及《内心回忆录》、《昔日之青少年》等晚年杰作的发表,使莫里亚克重振声威,不仅在国内赢得了新的读者,而且饮誉全球。有人把莫里亚克比做是法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有人说他比普鲁斯特更胜一筹。还有人认为:“在信仰危机、人道主义危机接踵而至的当今之世,莫里亚克是谁也替代不了的”。总之,凭其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独具一格的创作题材,耀人眼目的一顶顶桂冠,莫里亚克不愧是一代文学巨匠。正如戴高乐总统生前所赞美的那样,莫里亚克是“法兰西王冠上最美的珍珠”。

注释:

① 莫里斯·巴莱斯(1862—1923):法国作家兼心理分析家。

② 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道德家,著名的《沉思录》的作者。

③ 莫里斯·德·盖兰(1810—1839):法国作家,著有散文诗《半人半马的怪物》。

④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家,“意识流小说”的创始人之一。著有长达三百余万字的《追忆流水年华》。